作家寫情，文物留情

關於「作家文物珍品特展」

文／趙慶華 研究典藏組　　圖／國立台灣文學館

國立台灣文學館將館內收藏的文學文物，設計規劃為「作家文物珍品特展」，是一項大膽新鮮的嘗試，在台北國際書展熱鬧的展場中，有如一處清涼地，吸引許多民眾踱步前來，聆聽文物的故事，進一步完整且深刻地認識過去的時代、我們的作家和台灣的文學。

今年，是國立台灣文學館第四次參與「台北國際書展」，繼前此分別以文學聲影、「手」創文學、行旅台灣為主題後，2013年，我們首度將作家捐贈、典藏於文學館庫房的珍品文物帶進書展現場，與數十萬參觀展覽的讀者朋友素面相見。

展出緣起

做為一所負有展示教育、研究推廣台灣文學使命的博物館，文學文物的收集典藏自然也是台灣文學館責無旁貸的任務，開館以來，幸賴文壇前輩師友的支持與信任，以無償捐贈的方式將許多珍貴的文學文物捐贈入館，經過十年的累積，目前已有十多萬件，不能不說是個傲人的成績。然而文物的保存極其不易，必須在相當妥善的環境條件中，才能維持其脆弱的生命，是故這些藏品絕少在館外現身，如此雖然可確保其品質完善，但也連帶地缺少了與廣大的文學愛好者交流共鳴的機會。緣此之故，在今年的台北國際書展，經研究典藏和展示教育相關同仁戮力合作，以打造安全適宜的展覽空間為前提，終於讓台灣文學館的典藏文物來到了台北。

在策畫展示內容與主題時，我們首先要界定和說明的是究竟何謂「文學文物」？提及「文學文物」，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或許就是作家的手稿，特別是在越來越多作家已不再產製「手寫稿」的今日，寫作原稿往往被認為是最具價值的文學文物。但事實上，所謂「文學文物」有其更為寬泛的指涉，只要是與作家以及文學發展相關的文史材料，例如書面性質的文本：手稿、日記、信札、圖書、報紙、期刊；或是影像媒材：照片、聲音、影像的拍攝紀錄；還有，凝聚了歲月鑿痕與生活軌跡的「器物」等，都是珍貴而不可多得的文學珍品。而其中，又以生活器物最有溫馨動人的故事可說，例如：一支菸斗、一方印章、一件衣服……，乍看之下，這些冰冷而無生氣的「物件」，似乎與文學創作沾不上邊，然則，細究體察，我們會發現，每一件器物其實都承載了作家的生命溫度、情感記憶，以及與時空氛圍的交錯互動，更可能在有形或無形之間影響寫作者的思維感受，左右其書寫風格和走向，從而以各種樣態隱身於作品當中，成為作家的人生與文學創作的一部分。

因此，當數十件極具代表性的珍品文物呈現在觀眾眼前，並輔以文字來介紹作家生平、說明時代背景、還有文物與作家之間的小故事，主要即是藉由文物的展示，串連起作家生命與時代情感的關係，同時還能進一步追索拆解那些潛藏在紙筆文字之間、形塑創作者文學風格的幽微質素與創作密碼。依據文物的性質以及其對作家的意義，我們將文物分成三大類，由此延伸規劃出三個展區，分別是「時代的刻痕」、「情感的交流」與「心物的對話」。

①

②

③

④

①劉吶鷗的麻將牌／劉漢中捐贈

劉吶鷗（1905-1940），本名劉燦波，筆名吶吶鷗、莫美、夢舟、白璧等，台南柳營人。身兼作家、電影人、報人多重角色，1926年至1940年旅居上海期間，與戴望舒、施蟄存等人倡導「新感覺派」文藝，極為活躍。劉吶鷗曾自稱人生有四大嗜好：第一是手不釋卷，第二是看電影為樂，第三是邀朋友搓四圈衛生麻將，第四是跳舞，充分說明了他的終身志業以及當時上海的娛樂生活和奢華風貌。這副由竹子和象牙銜接而成的麻將牌，即為其1930年代所使用，不但可與李安著名電影《色・戒》中貴婦打麻將的場景相輝映，亦盪漾著作家深受上海文化影響的餘韻。

②姚一葦的一口箱子／姚海星捐贈

姚一葦（1922-1997），本名姚公偉，原籍江西南昌，1946年來台，任職台灣銀行。曾參與《筆匯》、《現代文學》等重要刊物編務，於多所大專院校從事戲劇教育工作，並創辦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這口飽經歲月滄桑的箱子，跟著姚一葦在戰亂中四散流離，一路從廈門來到台灣，見證他對文學志業的追求，同時也呼應其創作理念——1973年他自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班研習歸國，「提著一口箱子，踏出飛機的門，看到在機場歡迎他的親友，倏然浮起一種感觸，『人是回來了，但這次考察究竟收穫了些甚麼？提箱中又裝塞了些甚麼？』」這一悵然若失的感覺，促使他寫下了第六部劇本《一口箱子》。

③幼稚園時期的撲滿／李魁賢捐贈

李魁賢（1937-），筆名恆心、楓堤，台北淡水人，詩人、評論家。1953年首度發表詩作〈櫻花〉於《野風》雜誌，1964年參加笠詩社，曾任國家文藝基金會董事長，並獲多項文學殊榮。出生於日治時期的李魁賢，曾經接受短暫的日本教育；當時由於重視生活教育，故學童們自幼稚園開始就被要求養成儲蓄的習慣，把零用錢投入撲滿內。這個撲滿在太平洋戰爭末期跟著作家「疏開」到淡水老家；戰後，他用母親的髮夾將存放其內的日本銅板一一挑出，之後便不再存錢，而成了伴隨其一生的紀念品。

④「臺灣文藝聯盟本部」牌匾／張孫煜捐贈

張深切（1904-1965），字南翔，筆名楚女、紅草等，南投人；日治時期曾赴日本、上海求學，一生積極參與政治、文化運動。此文物為其與中部文化界人士於1934年5月6日組織的「臺灣文藝聯盟」牌匾，文聯從文學出發，串連美術、音樂、戲劇、舞蹈等各領域人士，為台灣最早具有全島性規模的藝文團體。牌匾於1997年由張深切的三弟張煌宜之子張勝語於南投市取出，後由張深切哲嗣張孫煜捐贈本館；在歷經漫長的歷史洗禮後，依然保存得完好如初，誠屬難能可貴。

時代的刻痕

儘管飽嚐戰火摧折、迭經政權傾軋，許多文物依然堅毅地佇立在時光的長廊，悠悠薪傳文學的一線香火。在「時代的刻痕」展區所展出的是具有特殊歷史價值與時代意涵的文物，希望讓觀眾看到當歲月的痕跡銘刻於這些物件，它們是如何跟隨作家的生命軌跡，映照其文學成就，並見證時局的變遷，記錄無數文學心靈的光輝，成為個體記憶與集體經驗的交會點。例如劇作家姚一葦從廈門隻身逃難至台灣，只有一口裝填了所有家當細軟的箱子跟著他走遍大江南北，當時的他或許從來沒有想到，多年以後，竟會以「一口箱子」為題寫出他的第六部劇本，將其對歷史命題、文化傳統遺產的探問，通通濃縮在這口充滿象徵意涵的箱子裡。而許多觀眾最感興趣的麻將牌，則是日治時期小說家、電影人劉吶鷗在上海時期所使用的，那是1920、1930年代的上海，歌舞昇平、紙醉金迷，劉吶鷗除了看書、看電影，最大的樂趣就是「扠麻雀」（打麻將）與跳舞，在他1927年的日記中，就有多處關於「扠麻雀」的記載。經過6、70年的妥善保存，這副由竹子和象牙銜接而成、裝在雪茄盒裡的麻將牌，不但鮮活地投影出當年上海的奢華風貌與都會形象，也讓我們得以一窺作家深受上海文化影響的生活剪影。此外，還有「永靖詩醫」詹作舟行醫時使用的顯微鏡，古樸精巧，深具時代風格；自李魁賢童稚時期便伴隨其至耄耋之年的瓷器撲滿，訴說著殖民地教育的嚴謹紀律；許丙丁自製的大理石門牌「台南市寶町一丁目十六番地」，短短幾個字，卻隱藏著台南行政區劃行使「市制」、「町制」的線索……。

情感的交流

除了訴說光陰的故事，文物往往還是作家人際交誼與情感互動的載體——最愛各式珍奇寶貝的三毛，以三個繽紛陶盤盛裝其幸福的婚戀姻緣，因為受到婆婆喜歡收集盤子的影響，三毛與荷西在終於擁有自己的第一棟房子後，也開始到處收購有特色的盤子，從彩繪陶盤、青花陶盤、到寫著「這兒，是幸福的領地。」的彩盤。後來，就如同許多讀者所知的那樣，荷西過世，她也不再收集盤子了，〈幸福的盤子〉就此成為一個半殘的故事。當然，故事也不都是如此悲情的，林海音所收藏超過上千件的各式造型「象偶」，就是來自眾親友故舊的溫暖餽贈；收集大象原本只是不經意的興趣，後來卻成了大家共同的成績，她曾在〈看象〉這篇文章中寫到：「當朋友們送來了這許多各處收集的象時，我常常會問：『到底是誰在收集象？』他們也常常回答我：『大家！』是不錯，千隻象是大家的成績，我卻是始作俑者。」而幾經放大、修改的碎花小禮服，是趙淑俠、趙淑敏姊妹情深的紀念；精美的珠花胸針見證了作家三毛與趙雲分居南北卻歷久彌新的友情；寶藍鑲珠小盒則來自讀者對張秀亞的愛護崇敬之情……。在「情感的交流」這一展區，透過備受作家寶愛、珍藏多年的衣物、擺飾和收藏品，我們看到的是穿梭於文學社群內外、綿延如縷的情感遇合，如何化身為記憶中最美麗的吉光片羽，牽繫著作家的人生指向，並繚繞於字裡行間，讓生命的情致意趣獲得安頓。

①

③

②

④

①三毛的幸福之盤／陳田心、陳聖、陳傑捐贈

三毛（1943-1991），本名陳平，原籍浙江定海，出生於重慶，1949年來台。其創作以幽默且充滿異國情調的撒哈拉見聞書寫最為著名，而她與荷西的愛情故事，更是一則歷久不衰的羅曼史，這三只象徵其婚姻美滿的瓷盤就是最好的證明。三毛的婆婆喜歡收集盤子，拿來掛在牆上當擺飾，看著那些美麗的瓷盤，三毛也喜歡上了盤子。結婚第四年，他們買下一幢有花園的平房，也開始買盤子掛在家徒四壁的牆上作為裝飾；從第四年的「彩繪瓷盤」、第五年的「青花瓷盤」，第六年，三毛在馬德里的街上買下了第三只寫著「這兒，是幸福的領地」的盤子。

②劉慕沙的「克難婚紗」／朱天文捐贈

外省兵朱西甯（1927-1998）與客家醫生千金劉慕沙（1935-）在保守的年代攜手「出奔」的愛情故事，大大地震憾了苗栗銅鑼這個純樸的小鎮；而他／她們與三個女兒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所共築的文學家庭，亦為台灣文壇的一段佳話。1955年，本名劉惠美的劉慕沙在與朱西甯通了上百封信，卻只見過四面、加起來不到24小時的情況下，決定與其廝守終身。朱西甯當時任職鳳山，兩人於1956年3月在高雄地方法院辦理公證結婚，之後前往台南渡蜜月，這期間，白色短袖襯衫加上這件花裙子便是新娘劉慕沙的裝束，她還以這身裝扮赤腳打了場網球，故而這也就成為一件名副其實的「克難婚紗」。

③趙淑俠、趙淑敏共同設計印花小禮服／趙淑敏捐贈

趙淑俠（1931-）與趙淑敏（1935-）為文壇著名的姊妹花，原籍黑龍江肇東，1949年來台。這件洋裝為趙淑敏所有，卻是姊妹倆的共同創作——1960年代初期，趙淑俠赴歐留學，畢業後就職於瑞士之紡織印染公司，擔任圖樣設計師。入行初期，連續繪製9圖才被採用的成品即是此衣料。後來她將一公尺的樣布寄回台灣送給妹妹，由趙淑敏自行設計成「公主線」剪裁的迷你裙小禮服，從1960年代末期開始穿用，此後陸續放大、修改，當1979年趙淑敏身穿此衫領取「中興文藝獎章」散文獎時，禮服已經成了一件袖口磨損的舊衣。

④林海音的象偶／夏祖焯、夏祖美、夏祖麗、夏祖葳捐贈

林海音（1918-2001），本名林含英，小名英子，苗栗頭份人，出生於日本大阪，以小說創作聞名，同時也是傑出的出版家與編輯人。林海音喜歡收集各種擺飾，其中數量最多的是近千隻的「大象」；剛開始，她只是因著象的造型特殊而隨意收藏，後來親友在各處見到設計別緻的製品，總不忘帶回來送給她，除了象偶，還有大象造形的香皂、拖鞋、卡片。林海音收集象、也寫象，她喜歡大象的穩重、溫厚，也欣賞牠們互助共生的習性，遂以天真愉悅的筆調寫下一篇篇讓人會心一笑的短文，輯錄於《聰明——林海音大象收藏展》、《神奇——林海音大象收藏展》二書。

「心物的對話」指的是作家之心與文學之物的交融，藉由這些日常物件，觀眾看到作家如常人一般的生活百態，也看到了在文學文本之外，一不小心就可能錯過的人間風景。

心物的對話

另有一種文物，最是平凡且毫不起眼，例如菸斗、眼鏡、印章、鋼筆、書包……，卻日日伴隨作家，浸潤其體溫、沾染其息氣，故而如同身分的印記，最能令人「睹物思人」，成為他／她們被識別、記憶的標誌。比方說那只老舊的黑色公事包，幾乎就是吳潛誠輾轉奔走於各文學活動場合的化身；幾管造型奇特的煙斗，足以引領觀眾遙想菸墨不離身的王開運豪爽不羈、將心愛的收藏分贈給文友同好時的言笑晏晏；而年輕時曾在東京擔任吉他手的詩人葉笛的那把吉他，幾乎即刻便將我們帶進一個酒酣耳熱的文學現場，在歡樂愉悅的氛圍中，聆賞詩人瀟灑倜儻的引吭高歌；至於何凡使用了數十年的寫字板，不只刻劃作家筆耕不輟的身影，還有知識分子憂國淑世的熱切情懷。所謂「心物的對話」，此處指的是作家之心與文學之物的交融，藉由這些並無特出之處的日常物件，觀眾看到作家如常人一般的生活百態，也看到了在文學文本之外，一不小心就可能錯過的人間風景。

最後……

將珍貴的文學文物設置於嘈雜擁擠的台北書展現場，是一次極具挑戰性的嘗試，但也由於展場空間與展示內容的設計規劃而成為許多參觀書展民眾眼中最靜謐舒心的一方天地；聆聽了這些文物的故事，我們希望觀眾也能更進一步完整且深刻地認識過去的時代、我們的作家和台灣的文學。

①

②

③

④

①百步蛇紋煙灰缸／霍斯陸曼・伐伐家屬捐贈

霍斯陸曼・伐伐（1958－2008），漢名王新民，出生於台東海端鄉龍泉部落，布農族巒社群人，長期任教於高雄桃源國小；創作以小說為主，曾經獲得多項文學獎殊榮。其作品得力於長期而深入的田野調查，以及重視母體文化的思想根源，釋放出屬於原住民的自然山林哲學與生命氣息。這件深受伐伐喜愛、具有濃厚原住民風味的百步蛇紋陶質煙灰缸，是在一次與朋友相聚閒談時意外獲得的禮物；自1997年1月28日收到開始，便一直伴隨著作家，在裊裊的煙霧環繞中，寫下一篇又一篇的布農史詩。

②吳潛誠專用書包／林紫芬捐贈

吳潛誠（1949-1999），本名吳全成，台南人，美國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曾任教台灣大學外文系，並於東華大學創立英美語文學系及「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雖然專研的是愛爾蘭文學，但他內心始終繫念台灣文學的推動，自學成歸國後，便積極參與相關文學活動。當他輾轉奔波於學院與家居之間，隨身攜帶的就是這只黑色公事包，將授課講義、撰述中的文稿、研討會論文……盡收於此。多年來，這個書包猶如他的正字標記，伴隨其出入於各文學現場；也是他的行動資料庫，裝載著一位學者熱情的靈魂。

③何凡的寫字板／夏祖焯、夏祖美、夏祖麗、夏祖葳捐贈

何凡（1910-2002），本名夏承楹，原籍江蘇，生長於北京，於北平《世界日報》工作時與林海音結為夫妻。1948年來台後，長期任職於《國語日報》社。1953年12月1日開始在《聯合報・副刊》撰寫「玻璃墊上」專欄，至1984年7月12日為止，為戰後歷時最久的專欄。為了配合專欄截稿流程，何凡需要固定而安靜的寫作天地，因此即便家中總是高朋滿座，只要時間到了，他就走進書房，獨自埋首筆耕。這塊木製夾板，是他寫作時固定使用的物件；數十年來，其筆下無數新觀念的倡議、民生問題的建言，以及對社會不合理現象的批評，都是在這方寫字板上誕生。

④葉笛的吉他／葉蓁蓁捐贈

葉笛（1931-2006），本名葉寄名，台南人；擅長詩、散文創作，曾與郭楓創辦《新地文學》，並透過日文譯介日本及世界文學作品與理論。在友朋的追憶懷想中，葉笛為人豪爽熱情，是一位愛喝酒、愛唱歌、亦愛落淚的真性情詩人，其詩作亦如其人，充滿了對生命真切地凝視。與親友相聚時，率真的葉笛每每喝到酒酣耳熱之際，便會拿起這把吉他彈奏高歌，與家人朋友同樂。儘管當時只剩下兩、三根弦，他也依舊怡然自得；吉他的琴弦現已補齊，而酒過三巡後詩人帥氣不拘的瀟灑倜儻，彷彿仍隱藏在琴弦中，提醒我們：留學日本的詩人，當年在東京也曾是個吉他手哩！